

湖南历史资料

HUNAN LISHI ZILI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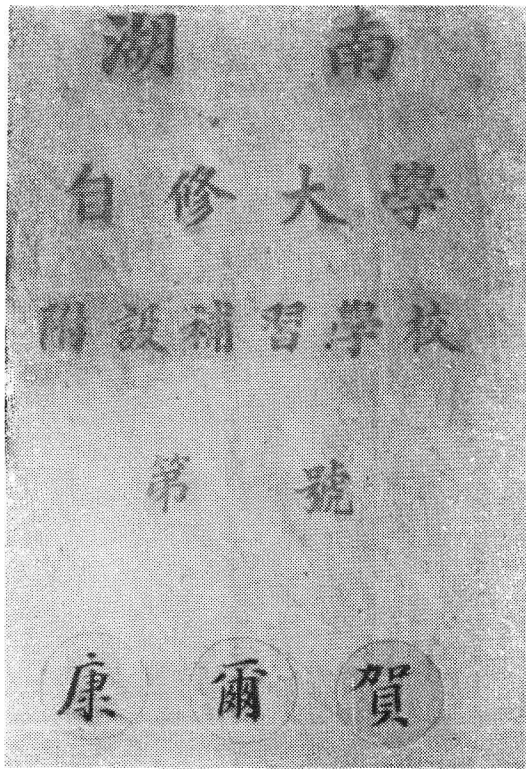
1

1960

禹之謨像



為之模正告同胞
 曰身雖禁於囹圄
 而志相若雖死
 身敢忘長存同胞
 同胞其善為死所
 寧可牛馬其身而
 死若母叔謀其心
 而盜前違葬可
 者已矣存者誠可
 哀也哉同胞其圖
 之同心衝慮外必
 度於成也禹之謨
 四十一歲丙午十
 一月 日靖州
 獄中遺書



賀爾康烈士日記封面

五年之...
 內在...
 些問題...
 十八號 六 九 二十
 下年...
 姓才...
 三...
 四...
 五...

賀爾康烈士日記之一頁

目 录

湖南第一个农会——岳北农工会 ……当事人集体回忆 文铨记录整理 (1)

賀尔康烈士的日記 ……………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现代史組整理 (14)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1912—1921年)湖南工矿业、手工业

状况和工人自发斗争資料 ……………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现代史組輯 (31)

譚嗣同“秋雨年华之館丛脞書”(稿本)选刊

——附：致刘聚卿書一——二……………湖南省志学术志編輯小組輯 (95)

禹之謨及其遺書 ……………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近代史組輯 (102)

护国运动期間湖南的反袁斗争 ……………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近代史組輯 (121)

籀史 ……………王夫之 (155)

湖南第一个农会——岳北农工会

当事人集体回忆 文斌记录整理

编者按：岳北农工会是湖南最早成立和最早与地主阶级进行大斗争的一个农会组织，它是在1922年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水口山工人大罢工的胜利影响下和党的具体组织领导成立起来的。岳北农工会领导农民群众进行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对湖南后来的农民运动影响很大，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先声。本文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农工会的全部斗争过程。是研究湖南农民运动的一篇有价值的资料。原文曾刊载于“祝融峰”（衡山县人民出版社出版）1959年第3期。本刊转载之前，曾请“祝融峰”杂志编辑委员会对原文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

衡山岳北，是指南岳以北的地方，又名后山。这里，丘陵起伏，涓水潺湲，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田沃土肥，物产丰富，自然环境是非常美好的。

解放前，岳北和全国广大的农村一样，是地主恶霸的世界。臭名昭著的大封建军阀赵恒惕就是岳北赵家湾人。他们占有大片土地，过着呼奴使婢的生活，而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勤劳终身，不得一饱。如威武堂、刘家大屋几乎全村都是叫化子，当时有“横过顺过，不进刘家大屋”的民谣。在这种情况下，贫苦群众很多流落外乡，有的跑到江西萍乡安源煤矿或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做工，过着同样悲惨的岁月。

在党领导下，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1922年11月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大罢工相继得到胜利，在两地工作的岳北工人，回到家乡，眉飞色舞地谈到罢工胜利情况，群众听了，很为向往。1923年上半年，在水口山工作的工人刘东轩、谢怀德两同志（共产党员）奉党的指示，回到岳

北,开展农民运动,就在这年9月,这个僻靜的农村出现了党所领导的湖南的第一个农民組織——岳北农工会。

草和索子

刘东軒同志回到岳北,在白果附近活动一段时间后,約在五月間来到老表彭桂峰家里,和彭桂峰談起矿山罢工胜利情况,彭桂峰不禁神往。他想:农民能够象工人一样組織起来,不講別的,搞搞平粜,吃点公平交易的米多好。刘东軒同志象看穿了他的心事似的,便进一步告訴他,只要貧苦人扎紧把子,漫說是平粜、减租,更大的事也是做得到的。

第二天,彭桂峰約了好朋友楊仕潤、李甘林等四个人到家里“耍”,便介紹他們和刘东軒見了面,接着扯起談来。談着談着,談到矿山的工人如何組織俱乐部,如何与反动派作斗争,以及斗争胜利增加工資的情况,楊仕潤等听得很入神。刘东軒最后还带着启发性地說:“农民也可以学工人的样,斗争土豪(当时对地主的称呼)。”

“沒有枪怕不行吧?”楊仕潤怀疑地問。

“一根草一扯就断,搓成索子就扯不断了;只要发动民众,团結就是力量,沒有枪也能够斗争的,矿山的工人还不是沒有枪!”听了刘东軒这个具体、生动的比喻,彭桂峰、楊仕潤等都舒坦地笑了。

“我們东居一戶,西居一家,怎么好搞?”楊仕潤进一步地問了。

“陆陆續續連系,就組織起来了!”刘东軒象很有經驗的舵手一样,指示了办法。

假充看相,串連群众

經過刘东軒、謝怀德两同志的启发,部分有初步覺悟的农民开始采用个别串連的办法活动起来了。

楊仕潤串連了曠荣七。曠荣七家徒四壁,因为沒有錢进押金,作“包(佃)田”不到,作了斗把公田,維持不了生活,就学算八字,餐糊餐,頓糊頓,还糊不上嘴。听了楊仕潤一席話,心中象亮了許多。便說,事不宜迟,

赶快搞起来。于是两人又研究如何串通别人的办法。他们想，平白无故找人谈话，没有由头，也不稳当。到底曠荣七闖过江湖，见过世面，有些主意。他要楊仕潤装成看相的，他们一个看相，一个算八字，这样便容易与人接近，也好見机而作。

吃过中飯，他俩收拾行囊出发了。

他们不走高楼大厦，专走茅棚小戶。一边走一边物色对象，这样走走歇歇，歇歇走走，走到天坵东瓜塘，太阳已经偏西。他们看到一戶人家，几間东倒西歪的茅屋，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孩坐在門口。他俩相互看了一眼，曠荣七撥动琴弦，拉了一个过門，接着长叹了一声：“这样一个漂亮伶俐的娃儿，可惜犯了‘游魂惊风煞’！”

正在屋里捶米准备煮稀飯的彭紹林嫂，早就为孩子的面黄肌瘦担忧，听到声音，出来一看，哟！这真是一个算灵八字的先生，八字都没有看就曉得仔子犯了“煞”，連忙就問：“八字先生，‘煞’能革嗎？”

曠荣七說：“能革，能革。”

“要多少包封錢？”彭紹林嫂焦急地問。

“看山取柴，三十三块不为多，三百三十个錢不为少，人好水也甜，不給錢也要‘革煞’。”

彭紹林嫂打量了一下这两个人，暗暗沉思，想不到世界上也有这样的好人，对穷人还另眼相看。心中暗喜，眼看天色将晚，就留两位“先生”在家里“革煞”。

黄昏时分，彭紹林从田里回来了。也热情地招待“革煞先生”。

哪知道这两个“革煞先生”与众不同，他们不問生辰八字，倒問起彭紹林的家庭情况来了。原来彭紹林是个作“包田子”的，一年忙到头吃不得一頓飽飯，小孩就是餓瘦的。哪里是什么“游魂惊风煞”！宾主談得融洽，楊仕潤将在刘东軒那里听来的話复述了一遍，彭紹林象大海孤舟发现灯塔似的欢快，便說：“隔壁李宜順也是作‘包田子’的老实人，喊他听听。”共同的命运，共同的追求象根紅綫把他们串連起来了。彭紹林夫妇找到了真正的“革煞”的办法。

第二天迎着灿烂的朝霞，楊仕潤、曠菜七出发了。

打响第一炮，曉嵐港阻谷成功

經過几个月的酝酿、串連，一連十、十連百，骨干发展到两三百人，組織了許多的农民小組，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十代表和百代表，区有总代表。百代表和总代表絕大部分是原来串連的骨干。

刘东軒、謝怀德等同志，見时机成熟，决定正式宣布成立农会。写好招牌，号(写)了亮壳子(灯笼)，九月間，一个天高气爽的晴天，在白果刘捷三公祠召开盛大的成立会。湖南第一个农民自己的組織——岳北农工会正式誕生了。

大会議决了农工会下列各項行动案：一、关于农民生活要如何改良之決議案；二、关于本会对付政府态度之決議案；三、关于农村教育之決議案；四、关于农村妇女的生活如何改良之決議案。并发表了如下宣言：“亲爱的农友们：我們在世界上占了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的地位，但是，我們在民权的地位上，除开叫苦叫冤，啼飢号寒，日夜劳得汗水如淋以外，什么都沒有的啊！要讀書吧，学校是有錢的才可以进去。要住屋吧，好一点的房子，我們一进去，房主即疑我們是来偷窃扒摸的啊！要吃飯吧，輪到青黄不接之时，提起錢沒有谷粿。要穿衣吧，洋人把中国棉花的价格提高收尽去了，使得我赤裸裸地不能紡紗織布。其他如做官得了錢的人，挾着官威强买民田；做官要得錢的人，时常預征錢粮；外国人暗中使中国軍閥互相打仗，到处用兵，弄得我們今天被拉夫，明天被派差，在路上受敲受打，也是我們啊！外国人把洋貨送到中国来，弄得我們从用手艺做出来的貨，哪里还值錢啊！我們現在种种的压迫，因为从前忘記了团結就是我們的武器，以致从来沒有向敌人反抗。現在我們知道了，要为自己解除痛苦，只有大家联合起来啊！”^①

大会剛开始，一个姓赵的农民慌慌張張地跑来。大声說：“农工会議谷

① “中国青年”第13期，1924年1月出版。

价、搞平巢，如今曉嵐港有几十号船装谷，谷运走了，平巢个屁！农工会有本事就去阻谷。”

农民自己組織农工会，威威武武，揚眉吐气。参加會議的人們比自己結婚还要高兴，大家会兴正濃，竟传来这样扫兴的消息。

“搗乱分子！打！”不知誰喊了一声。“打！打：……”随着异口同音的喊声，一个个揮拳卷袖，跃跃欲試。

主持會議的刘东軒、謝怀德等同志，把来人打量了一下，这人粗脚大手，說話态度老实，在大家喊打时，虽有些慌，但还很平靜，从外表看不出有搗乱的迹象。他們便当机立断地作了决定：会照样开，彭桂峰、楊仕潤、胡滿三人去看看情况，真是运谷下河，一定阻住，等我們开完会就来处理。

白果到曉嵐港有七里路。彭桂峰他們带着农工会的“亮壳子”，打飞脚跑到河边。果然河边来了几十号船，向船上运谷的川流不息，一个船正張帆待发。彭桂峰等便在岸上大声吆喝：“不准开船！”

几个地主大模大样地坐在船上，忽然听到有人阻运，朝岸上望去，原道什么大官儿来了，哪知却是几个黑脚杆子，便輕蔑地罵了一声：“砍脑鬼！好大的狗胆，奉了誰的命令阻谷？来！把三个砍脑鬼吊起……。”

“我們奉农工会的命令。”彭桂峰等把“亮壳子”一揚，理直气壮地回答。“要将谷运走，我們就不客气！”

地主們怎会把农工会放在眼里，运的还是运，一个船扯滿了风篷开船了。“不能讓这些龟孙子运走一粒谷。”熟悉水性的楊仕潤第一个跳下水去，擋住正开的船，一个狗腿子模样的人举篙打来，楊仕潤怒目圓睜，将他喝住了。他縱身上船，說时迟，那时快，他搶过那人的竹篙，一掌将他打下水去了。

“砍脑鬼，好大的胆，竟敢动手打人。”地主們又惊又恼，連忙嚎叫着：“快与我網！快与我吊！”

彭桂峰深恐楊仕潤吃亏，急忙跳上船头，三个人背靠背，一面准备迎击，一面向船工解釋：“我們阻谷是为穷人能够吃平巢谷，我們的对头是土

豪……”人多口杂，彭桂峰的话，别人也听不清楚。喊打喊吊和土豪们声嘶力竭的嚎叫声闹成一片。

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刘东轩、谢怀德等同志率领开会的群众象潮水一样涌来了。七手八脚地先将四个嚎叫得厉害的地主上了五花大绑。没有上绑的地主吓得屎滚尿流，请求“原谅”。

刘东轩、谢怀德说：“要求原谅，这也不难，必须答应一件，谷米、棉花不准偷运出境，谷价必须公平交易，每块钱要粜四斗五升。”地主们誓求脱身，个个没说二话，签字画押。

农民们听说块钱粜谷四斗五升，这是盘古开天以来的好事，个个欢天喜地，粜谷的络绎不绝而来，没有多久的工夫，就粜出一千一百多块光洋的谷。

为了扩大农工会威势，使新桥的农民也吃到平粜谷，还留了三、四百担，第二天运到新桥去粜。

“不错！农工会说得到，做得到。”农工会在农民群众中树立了威信，打响了第一炮！

设计捉土豪，顺利搞平粜

岳北土地集中在唐、廖、赵、刘几家大地主手里，粮食自然归他们掌握，靠粜粮食吃饭的农民占绝大多数。这些吃人民膏血的地主，掌握了广大农民的命脉。他们任意抬高谷价，刚收割时，块钱尚可粜谷三斗，到过年的时候，块钱粜一斗谷还要说好话，青黄不接的时候，只能粜三升米，也不是个别的事。农民吃尽了粜谷的苦头，平粜成了农民眼前最迫切的要求。与平粜有密切关系的，是减租减息问题，租减息轻，农民就可少粜谷吃，因之，农民还要求减租减息。

农工会一挂牌，就遇到晓嵐港阻谷的斗争，与地主交手第一个回合，大获全胜。农工会的委员们研究了一下情况，于是提出了平粜、减租两大措施（当时主要还是平粜）。

农工会虽然刚成立，到底刘东轩、谢怀德两同志有在矿山与反动派斗

爭的經驗，在斗爭的方式和策略上是有一手的。刘东軒說：“这回我們要来个‘先礼后兵’，发个通知要土豪們来开会，‘商量’一下平糶减租的問題。”

通知由佃戶送到地主手中了。地主們承襲几千年来的余威，何曾把农工会一紙文書放在眼下，有的破口大罵，有的不加理会，有些在曉嵐港碰过釘子的地主不敢当面得罪，便随口答应：“明天来囉！”

廖利元是猪婆石的大地主，接到佃戶送来的通知，两块肥臉气得象猪肝样了，上气不接下气地对佃戶罵道：“农工会是些砍脑鬼，你也跟他們一起，你不想我的田作？减租？我还要加租。糶四斗五，糶一斗也只由得我。”佃戶一口气跑到农工会，一五一十将情况汇报了。

第二天，哪有一个地主来开会！农工会正想找个尖岩头碰碰，听了这人的汇报，刘东軒、謝怀德等同志决定拿廖利元开刀，惩一戒百。

廖利元是地主兼恶霸的“双料貨”，为人奸詐，起了一座深宅大院，白天也是前門緊鎖，后門深閉。外来的人，必須問得一清二楚才能进去，有点风吹草动，他就从后門跑了。

刘东軒、謝怀德等同志掌握了这个情况，便决定分配几个人把守后門，几个人在前面叫門，两个人在对面高山上观察动静。他們一清早就去了，部署停当，开始叫門，廖利元这时还在睡安乐觉，听到有人叫門，“是哪个不曉事的，大清八早来吵瞌睡；碰噠……”清早講鬼，怕不吉利，“鬼”字到嘴巴边就噤住了。正待发作，家里人告訴他，今天叫門的人情形不对，象是农工会的。“砍脑鬼，我不去找他們，他們还找上門来了？今天硬要給他們一个不好看。”廖利元当着家里人嘴里說得很硬，一边穿衣，却又一边默神：来者不善，今天还得小心。外面的人等得不耐煩了，捶門象擂鼓一样。“讓我自己去看看。”他先沒敢开大門，从窗眼一看，几个健壮后生，橫眉怒目站在門口。“呀！果然是农工会的人！”这时喊人“保駕”也来不及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先溜走再說。于是，拔步向后門跑去。

站在对面高山上的同志見廖利元往后門跑去，連忙高声大叫：“廖利元往后門来了，后門的同志抓住他呀！”这时廖利元才知道前門后門都有

人把守，自己成了网中鱼，瓮中鳖，狼奔豕突，慌了一阵。他想跑是跑不出去了。为了留得狗命，急忙向柴房奔去。

农工会的同志进得来不见廖利元。前厅后厅，东厢房，西厢房，都不见廖利元的影子。刘东轩说：“土豪为了逃狗命，厕所、猪栏、牛栏、柴房，只要钻得进的地方，他都会钻的。我们分途到这些地方去找吧。”刘东轩、谢怀德、杨仕润等同志向柴房走去。

柴房有间楼屋，楼板稀稀拉拉，从底下望去，可以看见楼上的柴草。廖利元一想，这个地方那些砍脑鬼不会留意的。我也学诸葛亮来个空城计吧！他一上楼，将楼梯抽了，自己睡在柴草上面，象乌龟样缩做一团。

谢怀德等来到柴房，从稀稀拉拉的楼板望去，楼上的柴草看得一清二楚。廖利元听见脚步声，说话声，知道农工会的人找到柴房来了。全身肉都紧了，冷汗直淋，连粗气都不敢出一口。

“这地方躲人不住，他又不是蠢猪，躲在这里讨死！”一个同志一說，其他内人也纷纷跟着去了。廖利元松了一口气，心中暗喜。

刘东轩同志不放心，又细心地看了一下，发现地上一只双鼻圆口缎鞋，鞋底朝天，鞋底与地一般颜色，粗心人是难得看出来的。“这是廖利元的鞋。”刘东轩同志作了明智的判断。连忙招呼同志们转来，他就象看见廖利元似的，向楼上喝道：“廖利元你赶快下来，不要我们费力，我们一上来就会不客气！”

廖利元从脚上一摸，果然少了一只鞋。原来那只鞋是他慌慌张张上楼时掉的，他自己只顾逃命，也没有留意。这时，他知道躲是躲不住了。走下楼来，满脸堆笑：“我只道是土匪来了，早晓得是农工会的老爷，我哪会躲，多有得罪，对不起！”

谢怀德、杨仕润等找了半天才找着，心中已着恼，看见他皮笑肉不笑的样儿，早已无名火起，劈面就是几个耳光，“我们分明是些‘砍脑鬼’，哪里是什么老爷！”只打得廖利元眼冒火星，晕头转向。一声喊，就将他上了绑。刘东轩同志问他答不答应平巢、减租，他但求脱身，忙点头应允。他家巢了千把块光洋的平巢谷。

整了廖利元，农工会的声名更大了。有的小地主也跑到农工会来答应平果。农工会的话“飞灵的”。

展开斗争，地主反攻破产

农工会轟轟烈烈地搞起来了。经过晓嵐港阻谷和細吊廖利元的斗争，那些不把农工会放在眼里的地主心里也有些“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了。便由大恶霸地主廖利元、唐耘芻等发起，假借地主×××做生为名，糾合岳北一带大地主在关圣殿开会，商議对付农工会的办法。事先还用×××的名义邀农工会的几个同志吃生日酒。地主們的用意是：一方面显示自己的力量，一方面想用軟硬兼施、威胁利誘的办法使农工会的同志屈服。

对地主的阴谋，农工会的同志也听到些风，正想深入探听虛实，便接受邀約参加了。去时，带了部分群众隐伏在外面，以防风吹草动。

地主們都是坐轎来的，几十乘轎子把小小的关圣殿挤得水洩不通。

酒筵齐备，酒过三巡，一个地主开腔了。他說了些地主也要联合起来对付农工会的话后，面向农工会的代表象召降似地說：“搞什么农工会囉！人多心多，搞不成器的。你們要粮吃，到我們家里去挑吧，有錢就給，沒有錢也不碍……”

农工会的同志再也忍不住了。有个同志打断了他的話头就說：“我們要平果，天公地道，农工会总总要搞，請你莫乱講，小心我們給你不好看。”

那个地主剛要講話，地主唐华六气急败坏地搶着說：“你們这些不識抬举的砍脑鬼，不听×爹好言相劝，反而口出不善，你們有多大‘的’本事，連不打开眼睛看看我們是些什么人？听說还要找我搞平果，瞎了你們的眼，来！把他們吊起，看他們还搞农工会不搞？”大約是仗着他們人多，他把嗓門提得很高。

这时农工会的同志挺身站起来，拳头往桌上一擱，“哪个敢吊？”盃盘碗盞也随着拳头响声跃起尺把高。

地主們不是肥头大耳就是骨瘦如柴，誰也不敢真的动手，个个面面相

觀。正在僵持的时候，一声喊“打”，隱伏在周圍的群众和轎夫們都拥进来了。原来一个农工会的同志見势头不对，連忙跑出去，一面呼喊隱伏在周圍的群众；一面将情况向轎夫說了，动員轎夫們也向地主們展开斗争。轎夫們都是貧苦农民，有很多人已經得农工会的好处，听到这个情况，个个咬牙切齿痛恨地主，于是和隱伏周圍的群众一道，奔向后堂，抓住地主就打。地主們看見隨身带的轎夫也靠不住了，个个惊慌失措，跳的跳墙，跑不动的就躲在菜园里，吓得他們三魂少了二魂。

大家也沒有穷追，只把那个口出狂言的唐华六抓住了。一霎时他象矮了半截，威风飄到九霄云外去了，乖乖地答应平果。轎夫們把地主家的轎子打的打燒的燒。一場斗争，又以地主失敗而告終了。

地主怎会甘心失敗呢？他們在农村威风扫地，可是政权还抓在他們手里，于是他們向反动政府告状了。他們誣蔑說“岳北遍地皆匪”廖利元等还用千元重金买活扎在衡山的謝国光軍队。反动县政府派了一班人，謝国光派了一連人，杀气騰騰，奔向白果。

农工会的委員們对意外的突然襲击，未加戒备，反动派一到白果就扑向农工会，打烂了农工会的招牌，当时就将刘东軒、謝怀德、彭桂峰等同志逮捕了。

楊仕潤还正在楓林李家祠堂搞平果，有个人暗地送了信給他，楊仕潤倒也还粗中有細，他一面要祠堂“經管”具結，限期三天，办好平果；一面通知群众，明早到刘捷三公祠集合。他怕群众聞訊不来，沒有把刘、謝、彭等同志被捕的情况告訴大家。

第二天，有很多农民都曉得訊了。許多人看到农工会的負責人为大家受累，要有福同享，有禍同当，曉得訊也不怕，还是来了。也有些怕事的人就沒有来。

約莫来了七、八百人。反动軍队只百多人，他們人少，农民人多。楊仕潤等同志救人心切，决定去搶人。这些貧苦的农民，为了自己的阶级兄弟表现了无私和无比的勇气。黑压压的人流向白果涌来。

反动部队的連长吓慌了手脚，他生怕人搶走了，到手的財喜落空，心

一橫就喊开枪。當場打死一个姓胡的，还有两个帶了花。

李实行、楊仕潤等一看情况不好，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只要有錢，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为了避免无謂牺牲，便决定暂时停止前进，另图良策。

反动部队怕再搶人，不敢在白果多作逗留，押着刘东軒等同志到衡山請賞去了。地主們出了心头怨气，也得意洋洋的。他們說：“农工会的头子抓走了，招牌也被我們打烂了，农工会再搞不成器了。”

“农工会絕不能倒！”这是李实行、楊仕潤等同志研究后得出的結論，李实行同志是当时参加农工会的貧苦知識分子，革命态度坚定，为人沉着而机智。刘、謝、彭等同志被捕后，农工会就由他和楊仕潤等同志撑持局面。他們决定将招牌重新挂起来。这时传来譚延闓奉孙中山的命令打起赵恒惕的消息，譚延闓已經到了衡阳，扎在衡山的謝国光就是譚延闓的部下。他們想：孙中山是革命的，想必譚延闓还不会反革命。于是就由李实行同志写了个报告，派人黑夜赶到衡阳請愿。

譚延闓这时还打着革命的招牌，借以籠絡人心，达到赶走赵恒惕的目的，表示支持农工会。他出了三張告示，又通知謝国光釋放被捕的农工会負責人。

地主們看到农工会並沒有垮，还在繼續活动，新招牌白底紅字在阳光下益发閃閃发光了。“老子們有的是錢，一不做，二不休，不搞垮就不松手。”他們又花了千把块光洋，买活謝国光部队，开来一連人。

正当楊仕潤欢欢喜喜貼告示的时候，反动部队来了，他們将楊仕潤团团圍住。楊仕潤跑也跑不脱了，他就将告示慢慢地貼着，有皺的地方还用手去摸平，一面观察反动部队的动静。

反动部队的官儿們看到告示是他們的頂头上司湖南省长兼湘軍总司令“譚”出的，大吃一惊：我們的总司令怎么会讓“土匪”胡鬧，怕是伪造的吧？对着告示上的大印，看了又看，还把它的大小尺寸都搞了个样子向他們的主子汇报去了。

可是，他們也沒敢再捉人了。

凱歌齊唱，岭坡坳前迎代表

刘东軒、謝怀德等同志押到衡山后，农工会經常有人到城里来探消息，他們打听到譚延闓的确已經打了電話給謝国光，要他釋放农工会的人。就在刘东軒等同志要出獄的那天，农工会派人告訴他們：“緩行一步，我們已經准备了銃炮火葯、笙簫鼓乐来接你們。”

刘东軒、謝怀德等同志修整了一下仪容，容光焕发，从衡山动身了。欢迎的人群也浩浩蕩蕩从白果出发，行至岭坡坳（距白果二十五里）与刘、謝等同志会面了。只見鞭炮齊鳴，鑼鼓喧天，欢声震地。从来没有过这样熱鬧：

热熱鬧鬧，欢欢喜喜，不知不觉就到了白果。欢迎的人就更多了。炮竹象煮粥样的，鑼鼓声响彻云霄，說話听声音不到，只看見笑臉盈盈，欢庆着斗争的胜利。

有几个地主探头探脑，想寻根究底，碰了一鼻子灰，灰溜溜的夹着尾巴抱头鼠窜地走了。他們还不甘心失敗，又无耻地造謠說：“他們是打牢出来的。”可是，誰还信他們这套鬼話呢？

經過这次斗争的胜利，农工会的声威真是远近传名，貧苦农民大小事都找农工会，地主們的气焰压下去了。

烈士精神，永垂不朽 万民奋起，后繼有人

冬天来了，天，阴沉沉的。

十一月間，赵恒惕勾結直系軍閥吳佩孚，得到吳的帮助，譚赵之战，以譚延闓退出湖南而暫時結束了。

赵恒惕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剛剛稳定了他在湖南的宝座，听说农民正在他的家乡造反，太岁头上动土，这还了得，立派心腹赵和戊率領反动軍隊一营扑向岳北。

这班凶神恶煞，一来就将农工会址——刘捷三公祠团团圍住，一把火就把刘捷三公祠燒了。接着又将农工会負責人謝怀德等同志的房子燒掉

了，一共燒了一、二十栋房子。

被农工会踩在脚下的地主們又露头了。他們带着反动军队到处杀人放火。搞得岳北烏烟瘴气。

廖利元的儿子廖竹松带着反动军队，捉住总代表廖芳炳同志，不問青紅皂白，行至石桥，就将他杀害了。总代表赵炳炎同志在白果被反动军队捕获，問也沒有問，就杀在白果桥下。周德二同志也是总代表，被杀于新桥。李芋邕同志是个知識分子，也是总代表，年逾六十，由地主李华才率領反动军队捕获，因李的社会关系，沒有当场杀害，押解衡山監獄，关了两年。他始終不屈，在獄中还作联自輓，表示自己的态度和悲憤。联云：“六四岁身首分离，是奇害、奇冤、奇誣、奇詐，只有向閻王一訴；百余里灵魂归去，愿我妻、我子、我媳、我孙，都要报戴天之仇。”后病死在獄中。

岳北农工会成立只几个月，入会的农民即达万余人^①，严重地打击了地主恶霸的气焰，树立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先声，它暂时是被軍閥摧毀了。然而，在广大农民群众中散播的革命火种，蘊藏在他們心目中的革命火焰，却是摧不毀，潑不灭的。随着冬去春来，紅色风暴又席卷着湖南农村！

① “响导周报”第48期，1923年12月出版。